

不能救不可增其罪反以不問之事鈞深摘微以為納供重璋之罪其
為賣友而陰害實深璋之得蒙大恩幸也如不幸終被戮誅則其於元
孫之心安乎璋以狂妄誹優得罪則宜也不足惜但元孫平昔以為如
兄若弟之友而一朝見其得罪將不得復伸則陷之不測不啻若仇讎
是誠何心利祿之心勝而人倫大義滅至此極設使璋名重一時為士
林所推仰則元孫必曰李璋我之心友猶恐人之不得聞也噫人心之
險至於此也元孫雖害友而獨行其為計則得矣其不愧於天人乎古
人云口談笑而胸鎔錐其惟元孫之謂乎○辛亥司憲府大司憲洪彥
弼執義趙仁奎掌令成倫金紀持平許沆林鵬等上劄曰恩宥之頒雖
在於赦過宥罪罪關國家並流遐裔者決非所冀脫有餘孽肺腑搖撼
枉門一開為禍不測頃者聖體康復解澤溥洽所謂權奸不從原列
上無偏惠之失下絕覬倖之心其所以正振天憲扶植公論者可謂至
矣但赦下之日聞有權奸親屬廬兒之輩狐妖鬼幻跳狼相賀恩當及
我四出騰播廣張聲勢衆聽殊駭以一家言之異望之情雖不能無而
顯揚朝著誇詡無忌致人疑眩夫豈無所恃宜置憲典以快公議而
摘發推治慮傷苛細隱忍不効亦豈無見詳思所以政由皇道不蕩蹊

經滋多乘間覷隙百疾攻身如不過防恐為群小階禍之地伏願

下堅定聖心杜絕猥瑣廓開公道肅清蔽翳國家幸甚

劄子所謂權奸親屬乃李

正名壽長

仍啓曰藝文館檢閱李元孫於李遵仁家飲酒時參聽李

璋之歌以矣自府前啓某家某某人會坐處詆唱節次請推時李元孫以史官秉筆在傍即當待罪而卒未也詔獄招辭及已然後乃輸其情不合史官請適且聞近來惡獸橫行城內故城底人家驚畏早閉門以入云有同野外至為驚駭頃使尋蹤尋蹤之人憚於捕捉隱不直告兵曹措置捕獲之事虛踈若害人物則非細事也請推兵曹咨憲府曰今觀上劄權奸親屬希望恩赦無所忌憚云可謂駭愕予當堅定不搖大臣亦如是然後朝廷可靜予雖堅定如往者大臣

指李

少有搖動之色

則姦人得以窺朝廷淺深也豈可忽哉李元孫於李遵仁家飲酒時雖聽李璋之歌然元孫先往飲酒而璋後到唱歌聞之驚愕而即出豈可以此適史官乎況以新進之人安知秉筆而即待罪推考及已然後乃言之耳不可適也前者兵曹啓以北門外有惡獸蹤迹故使之尋蹤則又啓以已向白岳山後而出去云其後則兵曹必待從事官更告有無然後欲啓耳然兵曹常常檢舉措置而不爾推之○壬子內醫院都提